

世界畅销书榜
惊悚悬疑小说坊
SUSPENSE HORROR NOVEL



反恐 Die Spezialisten

突击队

[] 杰瑞·科顿 / 著

群众出版社

反恐 Die Spezialisten

[德] 杰瑞·科顿 / 著
肖科 / 译

突击队

群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反恐突击队 / (德) 科顿著; 肖科等译. —北京: 群众出版社, 2009.8

书名原文: Die Spezialisten

ISBN 978-7-5014-4535-6

I. 反… II. ①科…②肖… III. 侦探小说-德国-现代
IV. I51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35405 号

反恐突击队

著 者: [德] 杰瑞·科顿

译 者: 肖 科等

责任编辑: 连玉泉

封面设计: 郝大勇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 电话: (010) 52173000 转

地 址: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
邮 编: 100078

网 址: www.qzchs.com

信 箱: qzs@qzchs.com

印 刷: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 × 1092 毫米 16 开本

字 数: 323 千字

印 张: 18

版 次: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14-4535-6 / I · 1867

印 数: 0001—4000 册

定 价: 30.00 元

群众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群众版图书,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

内 容 简 介

科顿及其助手菲尔奉命抽调军队和警察精英，组建一支反恐特种部队。但当他们费尽千辛万苦将这支队伍组建之后，才发现这是一个天大的骗局。他们将计就计，挫败了一个内外勾结的国际恐怖组织精心策划的恐怖袭击行动。

合同登记号：图字 01 - 2004 - 0991

Die spezialisten

© 1996 by Bastei Verlag, Bergisch Gladbach

Mit freundlicher Genehmigung der Verlagsgruppe

Lübbe GmbH & Co. KG

序 幕

华盛顿 西雅图

米莉·巴纳很害怕。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。

她长着略显灰白的头发，身穿蓝色工作服。她的身边站着她的两个孩子，紧靠在她的身上，身子有些发抖。她紧紧地搂着自己的孩子。

“怎么了，妈妈？发生了什么事？”儿子小贝利哭着问道，“那个男人为什么要这样干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，孩子。”米莉回答说，她的声音有些沙哑。

“别他妈的废话！”那个正站在窗户边透过窗帘之间的缝隙向外张望的男人粗暴地说，“我不是告诉你们了吗？闭上你们的臭嘴！”

他长得十分凶狠，头发披肩，身上穿着一件皮大衣，左手上有一块伤疤。

“你们要是再不闭嘴——”他挥动着手枪大声叫喊着，“我就全都毙了你们！”

“不——”米莉惊恐地乞求道，“请不要这样，先生。我们照你说的做。是不是，孩子们？”

孩子们勉强地点点头。小女儿阿莉丝被吓哭了。

“闭嘴，小姑娘，别哭了！”那个男人大声喊道，“要不然我就不客气了——”

他又转过身，向窗外望去，不禁大吃一惊。

外面开来了一辆深蓝色的装甲运兵车。装甲运兵车上的几个字母十分醒目：

SWAT（反恐特种部队）

装甲车停下来，后厢板“砰”地被打开，发出很大的声响。

“上！”突击队长德利大声喊道，“快一点儿，各就各位，马上占据有利地形！快！”

SWAT 突击队的队员们身穿防弹背心，手持 M-16 冲锋枪，一个接一个

跳下装甲车，迅速找好隐蔽的位置。

他们是一支精锐部队，总是出现在最危险的时间和地点。每当遇有紧急状况，他们总是一马当先，而且也总是战无不胜。

这座位于西雅图郊区的小房子，此刻已经被警车所包围。

一个名叫米尔通·卡尼斯的罪犯从监狱逃出，在被警方追捕途中走投无路，将一名妇女和她的两个孩子扣作人质，和警方对峙着，要求给他提供一辆汽车，放他逃走。要是按照彼得·泰勒的意愿，他可能什么也得不到。

年轻警官彼得·泰勒刚来 SWAT 突击队半年时间，靠自己的勇敢和智慧，他在很短的时间里，已经多次获得嘉奖。

他对那些残害手无寸铁的犯罪分子恨之入骨，对一切恐怖分子以及流氓无赖毫不留情。

“一切准备就绪！”耳机里传出突击队长德利的声音。突击队的十二个队员每个人的耳朵里都有这种小型耳机。“我们现在到房子前边去。泰勒，布洛克斯，还有贝纳德，你们去房子后边。听到命令后再行动。明白了吗？那个警察心理学家要先试试他的运气。好，出发！”

突击队员们相互掩护着，迅速跑到了自己的位置上。

彼得·泰勒小声骂了一句，然后和两名突击队员一起向木房子后面跑去。罪犯和他扣押的人质就在那幢木房子里。

警察心理学家！就好像真的能有用似的！卡尼斯是一个彻底的心理变态者，一个十足的疯子！对他这种人必须坚决予以打击。

想到被卡尼斯扣作人质的妇女和她的两个孩子命在旦夕，泰勒心中的怒火越烧越旺。

卡尼斯是一名臭名昭著的杀人凶手。事实证明，这种人根本不值得社会的同情。

泰勒跑到一堵墙的后边，从那里可以清楚地望到里面的花园。他的两个同事布洛克斯和贝纳德则隐蔽在一排树的后面，用枪瞄准着小房子。

几秒钟过去了，什么也没有发生。

几分钟又过去了，还是没有任何动静。

泰勒变得不安起来，有些沉不住气了。

他妈的！那个心理学家在和卡尼斯胡扯些什么？这么半天了，还没有结果。是不是两个人在互相吹捧？泰勒觉得，和犯罪分子谈判没有任何意义，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干掉他，救出人质。

这时，房子背面一个窗户上的窗帘动了一下，接着露出了卡尼斯那张卑鄙丑恶的面孔。泰勒立刻振作起来，用冲锋枪瞄准罪犯。

“我是泰勒——”他用对讲机说道，“我已经瞄准卡尼斯了。可以射

击了。”

“不行，泰勒。”耳机里传来突击队长德利的声音，“上面说要活的。”

“活的？他妈的，那女人和两个孩子怎么办？难道让他们死吗？”

“这不是我们所能决定的。”德利回答道，“你待在那里，等候命令。听明白了吗，泰勒？”

“是，头儿。”泰勒咬着牙说，但心里的气越来越大。

窗帘又动了一下。卡尼斯把一个人质——两个孩子的妈妈——揪到了窗前，用手枪顶着她的太阳穴。

“他妈的！”泰勒冲对讲机的小麦克风说道，“这头猪想要我们！他并不想和我们谈判，而是企图逃跑！”

“安静，泰勒，别激动。那个心理学家说……”

“那个该死的心里学家说什么我都无所谓，全都没有任何意义！”年轻的SWAT突击队员泰勒反驳说，“我只知道，我现在所看到的——而且看上去情况十分糟糕！”

“千万不要冲动，泰勒！否则，会影响整个行动！”

“我……”彼得·泰勒正要说话，看见房子的后门打开了一条缝。罪犯要突围逃跑！

“他妈的！”泰勒飞快地向木房子跑过去。

“泰勒，怎么了？”耳机里传出德利的声音，“发生了什么事？快回答！”

“我是贝纳德，头儿。”泰勒的同事报告说，“泰勒简直是疯了。他直奔着那个木房子跑去了！”

“这个该死的浑蛋！泰勒，你能听见我说话吗？快回到你的岗位上去！听明白了吗？马上回去！”队长大喊。

泰勒听见了队长的话，但他却并不想服从。他弯着腰，迅速地向那幢房子跑过去，借助果树和垃圾桶的掩护，他终于到达了房子的后面。绑匪对此一无所知。

房间里传出一个女人低低的抽噎声以及一个孩子的哭声。

泰勒后退两步，蜷着身子，猛地把门撞开，然后就势滚进房子，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站起身，用枪对准了罪犯。

“别乱来！”卡尼斯被这突然出现的局面惊呆了，浑身发抖，但是，他的手枪仍然指在那个女人的太阳穴上。“退出去，你这个臭警察。你听见没有，我让你退出去！我只要手指头轻轻一动，她就会死……”

泰勒站在那里不动，手里的M16冲锋枪瞄准着罪犯。

那个女人和两个孩子被吓呆了。

此时此刻，他也十分紧张。但是，他突然变得十分平静。

“好的——好的——”泰勒慢慢地回答着，“你不要这样。咱们可以好好地谈一谈——”

他的声音被猛烈的枪声淹没了。M16 冲锋枪里喷出一股火焰。

米莉·巴纳吓得大叫一声，两个孩子也被吓得发出尖叫声——与此同时，卡尼斯先是直直地站在那里，手里的枪指着米莉·巴纳的太阳穴，但是，他的子弹未来得及射出。他的脑袋上流出了血，然后重重地倒在了地上。

米尔通·卡尼斯被当场击毙！米莉·巴纳和她的两个孩子仍然呆呆地站在那里，没有明白眼前发生的事情。

彼得·泰勒慢慢地放下了手里的冲锋枪。

“一切都过去了，全结束了……”他面带微笑地说，“过去了——”

他的几位同事也冲了进来，前门也被打开了，整个 SWAT 突击队的队员全都到了。

“泰勒！那个该死的罪犯在什么地方？”门外响起队长德利的洪亮的声音。

“在这里，头儿。”泰勒向走进门的队长敬了个礼。“绑匪被当场击毙，人质安然无恙。”

德利转身，看着地上被击毙的罪犯。罪犯身体下面的血越来越多。

“泰勒，你不要以为我会奖赏你。”他口气严厉地说，“你违抗命令，擅自行动，根本不考虑行动一旦失败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。”

“可是，现在证明，我的行动并没有失败。”这个年轻 SWAT 突击队员辩解说，“我觉察出，卡尼斯企图逃跑，我认为必须采取果断行动，以阻止他逃跑，所以我就行动了！”

“你——”队长气呼呼地说，“要为此承担后果的，泰勒！”

弗吉尼亚，朗雷

中央情报局总部档案室的工作，就像是在邮局一样，十分枯燥单调。几十年来，每天的工作就是给旧的档案盖章。以前，约翰·塞德姆常常取笑那些被从其他部门派到这里工作的人。

今天，他这位过去的计算机专家也被派到了这里干这个苦差事，而那些年轻的探员们则在执行他的任务。

塞德姆痛苦地想，这个部门应该派两个年轻新手来干他现在干的工作。他们当然会比他现在干得更好，更周密细致。

他们是新一代的探员。他们在学校里了解了冷战和军备竞赛，而他，约翰·塞德姆，在那充满危险的年代，一直为中央情报局战斗在最前线。

那时，所有事情都是明明白白，黑白分明，就像是星条旗上的每一个条纹。这里是美国人，那里是苏联人。这里什么都好，那里一团糟。

但是，冷战结束后，清楚的界线没有了。所有事情都变得模糊复杂起来。塞德姆就像是五角大楼过去在欧洲布置的潘兴Ⅱ号导弹一样，被放置到了一边，被派到档案室，存心是想让他来吃尘土。

他苦笑了一下，然后偷偷观察了一下四周，发现四周没有人。一切正常。他把手伸进夹克衫里，从里面掏出一个瓶子，喝了一大口酒。

嗓子里火辣辣的，他感觉很舒服，但这感觉很快就又消失了。

塞德姆还不到50岁，但他觉得自己已经老了。他过去可是十分出色的探员人员。他真是老得不中用了吗？至少应该再给他一个展示自己才能的机会呀。但是，他知道，他今后可能再也不会有这个机会了。

年轻的一代已经崛起，他已经不再有过去的风光。

但是，只要有机会，他还会向别人展示自己的……

得克萨斯，达拉斯

夜班像往常一样，工作十分的辛苦，尤其是当被派到最糟糕的街区达拉斯去值勤的时候。

对一般人来讲，达拉斯就是罪恶与犯罪的代名词。一提起达拉斯，人们就会想起著名电视连续剧里的犯罪团伙和肯尼迪谋杀案。

但是，对乔安·吉勒来说，达拉斯却有所不同。那是她的家乡。作为成年的得克萨斯人她觉得有义务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为家乡人民的平安而辛勤地工作。

“我说——”正驾驶着警车在宽阔的大街上巡逻的鲍勃·汉森警官问道，“咱们去喝杯咖啡，再吃点儿东西，怎么样？”

“好主意，鲍勃。”乔安说，望了一眼支架上的对讲机。对讲机已经有十分钟没有发出声音了。

“该谁掏钱了？”乔安问道。

“该我了——”鲍勃回答说，“上次是你掏的。”

乔安忍不住笑起来。

“嘿——”她笑着说，“你老请别的女人去喝咖啡，你老婆不吃醋吗？她不会生气吗？”

“不会的。”鲍勃笑着回答，“要是不偶尔地请你吃东西，她才会生气呢。”说着，他把车拐下马路，开到路边的一家7-11超市门前。

“怎么样？”他问，“你要什么？”

“一杯咖啡，加牛奶和糖，再来两份花生。”

汉森把巡逻警车停在超市前的停车场上。这个时候，停车场上没有几辆车。谁会半夜三更闲得没事来这里喝咖啡呢？

汉森警官下了车，走进超市。超市的门是24小时都开着的。

“晚上好。”汉森向正在收另外一位顾客钱的超市老板打招呼——超市里，除了汉森只有这一位顾客。

他走到一台自动咖啡机前，接了两杯咖啡，往里面放了些牛奶和白糖，然后小心地用塑料盖把杯子盖好。然后，他又从小筐里捏了一个花生，塞进嘴里。花生是昨天做的，已经有些皮了，所以便宜了二十美分。

汉森端着咖啡，向吧台走去。收音机里传出轻轻的音乐声。

汉森随着乐曲声吹着口哨，走到吧台前，把手里的东西放在吧台上，望了站在收款台前的那个男人一眼。

“老板，多少钱？”

老板长着灰白的胡子，只是眼睛望着汉森，没有回答。

“老板——”汉森提高了嗓门，“这些一共多少钱？”

老板一动不动，向那个穿着深色短大衣正站在吧台前喝可乐的男子投去询问的目光。汉森突然看见，那个家伙的短大衣下面鼓起来一个包。

这时，坐在外边警车里的乔安看见鲍勃站在吧台前一动不动，心想，这家伙干什么呢？这么长时间？

“快一点儿，鲍勃。”她小声说，“你是不是先要去摘咖啡豆呀，这么长时间？”说完，她笑了笑，把额前的一绺头发向后捋了捋。

她心不在焉地看着超市里面，她的搭档正在和站在吧台边上的那个男人聊天——突然，她对那个男人产生了怀疑，心里产生了一种不安的感觉。

她下了警车，朝超市的门口走去。她突然发现，吧台边的那个男人从短大衣里面抽出一把军用左轮手枪……

“不！”她大喊一声。

与此同时，她以飞快的速度从枪套里拔出了自己的手枪，冲向超市的门口。然而，已经来不及了。

事情就发生在几秒钟之内。那个家伙举起了手枪，脸上露出狰狞的笑容。

听见喊声，鲍勃·汉森转过身，睁着吃惊的大眼睛，同时把手伸向了手枪。但是，一切都太晚了。他还没有抽出手枪，犯罪分子的枪就响了。年轻警官鲍勃·汉森被子弹击中，重重地摔倒在地上。

“不——”乔安手里举着枪，大喊着冲进超市。

“去你妈的——”罪犯转过身，向乔安射击。

超市老板被吓得躲进了吧台底下。

乔安的反应很快，她急速倒地，躲过了子弹。子弹把她身后的窗户玻璃击得粉碎。

在倒地的同时，乔安向罪犯射出了仇恨的子弹。

第一颗子弹击中了罪犯的肩膀，他手里的左轮手枪“砰”的一声落在地上。

乔安又射出了第二颗子弹。这颗子弹击中了罪犯的右腿，打碎了他的膝盖。罪犯痛得大喊一声，倒在地上，不停地呻吟。

乔安对他不屑一顾。她飞快地跳起来，扑到她的搭档身边。

这时，鲍勃·汉森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，鲜血从他胸前的伤口不断地涌出。

“快去叫救护车！快！”乔安冲吧台后面被吓呆了的超市老板喊道。

然后，她向搭档俯下了身子。“乔安……”

汉森的意识还是清醒的。他表情痛苦地望着乔安，向搭档伸出了颤抖的右手。

“鲍勃！”

乔安紧紧地抓住搭档的手，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。

“我是……是不是……不行了？”汉森说话的声音十分微弱。

“不是——”乔安哄骗他说，“你很快就会好起来的，我的搭档。一切都会过去的……你放心吧，肯定会好的。”

但是，她心里明白，她当然心里明白，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了。

鲍勃的心里也十分明白。

“该死——”他小声说，“我……我疼得……疼得……很厉害……”

“我知道——”乔安无助地望着自己的搭档，小声地说。

这时，从远处传来了警笛声。肯定是有人听见枪声报警了。

“别担心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……”

“乔安……”

“你想说什么？”

“请你……告诉萨姆和孩子们，我……我爱他们。”

“你放心吧，鲍勃。”乔安小声地答应着。她已经泪流满面。

“我……我永远……”

这位年轻的警官没有说完，闭上了眼睛。

乔安忍不住大哭起来，昏倒在地。

她没有听见警车飞快驶来，也没有看见同事们向这里飞奔而来。

她只听见了从收音机里传出的轻柔的歌声：

“你永远在我心中，你永远在我心中……”

无名小岛，距波多黎哥 41 海里

月亮高高地挂在天空，洒下淡淡的光亮。在月光的照耀下，沙滩上的沙

子闪闪发亮，棕榈树在轻微的夜风的吹拂下轻轻摇动。

一片美好的田园风光，充满了平和。

在这个天堂一般的地方，恐怕谁也不会想到会有刀光剑影。就连海军陆战队的十名潜水员也没有料到，他们正悄无声息地穿过环礁湖。

他们的任务简单明了：潜进这座长满热带丛林的小岛深处，抓获高科技恐怖分子琼·本特，押送到美国接受法庭的审问。

这次行动计划是绝密的。

在此之前，美方派出的情报人员已经找出了本特建在这座小岛上的巢穴。尽管本特是一名被国际通缉的恐怖分子，美国方面还是没有通知当地的有关部门。在此之前，本特曾组织策划了无数次对美国各种设施的恐怖攻击。

本特天性奸诈狡猾，曾多次化险为夷，逃脱美方的追捕。这种情况再也不会发生了。今天，一定要将其捉拿归案。

终于等到了这一天。

游在第一个的队长诺顿·布拉纳第一个浮出了水面。

他小心翼翼地抬起头，仔细地观察着被小岛围起来的海湾里的环境。

这里的空气十分清新。

其他队员也都浮出了水面。

布拉纳打了个手势，六名队员悄悄地上了岸。

他们飞快地卸下身上的潜水设备，从防水套里拿出各自的自动武器，戴上高顶头盔。

这时，其他队员也都上了岸，作好了战斗准备。

“准备出发，伙计们！”布拉纳的声音很轻，几乎听不见。“你们对自己的任务都很清楚。本特的基地离这里大约半海里。我们按计划行动。全明白了吗？”

“是，头儿，明白了！”

“出发。”

队长点点头。小分队的十名队员悄悄向前行动，在朦胧的月光下，就像是十个幽灵一般的黑色影子。一条狭窄的小路从海湾直通顶部。小分队分成两组，从不同方向向本特的基地包抄过去。

他们的任务十分简单：抓获本特，然后押运到离小岛几百米的潜艇上。如果恐怖分子抵抗，可以采取一切手段，以彻底结束他的犯罪活动……

队员们端着 MP5 型冲锋枪，悄无声息地行进在茂密的灌木丛中。

突然，一声可怕的爆炸声打破了沉寂之夜，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，升腾起一个燃烧的火柱，发出耀眼的光芒。

突击队员们迅速卧倒在地。

“怎么回事?”

队员们面面相觑。

“是地雷爆炸。”布拉纳咬着牙，愤愤地说道，“这个浑蛋在岛上埋了地雷!”

与此同时，想起了枪声，不是突击队使用的 MP 冲锋枪，而是重型机关枪。

一个沙哑的喊叫声划破夜空。

显然，是其他小分队队员遇到了阻击。

“他妈的!”布拉纳跳起来，向队员们挥手示意继续前进。

队员们全都紧张起来，端着枪，快速穿过灌木丛。

又传来几声枪声，然后是一声喊叫。喊叫声突然又戛然而止。

“是利维斯，”一名队员喊道，“他被匪徒抓住了!”

“闭嘴，基普森!”布拉纳不想此时在队员们中间产生惊慌。

布拉纳队长决定过去支援他的手下，加快了步伐——突然，他觉得一股冷风擦肩而过。他本能地跳到一边。紧挨着他的基普森就没那么幸运了，从地底下突然冒出一根尖尖的竹子猛地击中了他，刺穿了他的身体。

“基普森!”布拉纳大喊一声。

与此同时，响起了猛烈的机枪声。树皮、木屑四处飞溅。

队员们迅速隐蔽。但还是有一名队员被击中，摔倒在地上。

“我的天呀!”一名年轻突击队员大喊，“这是一个圈套!一个该死的圈套!我们中了埋伏了!”

“狗娘养的——”另一名队员喊道，“让你们尝尝这个!”说着，他取掉冲锋枪的外套，开始向仍在向他们猛烈射击的重机枪的方向射击。

“继续前进!我们继续前进!”布拉纳冲队员们大声喊道，并开始在泥泞的地上匍匐前进。他想绕过敌人的炮火，绕到敌人的后边，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。也许他们还有机会潜入小岛内部，圆满地完成任务。

剩下的另外两名队员紧随其后，迂回前进。

这次，他们不敢再大意了，全都躬着身子，注视着脚下的每一处异常。在树林里，他们发现了很多拉线，拴在树干和树根之间，不注意几乎看不见。

这些全都是地雷的引线，只要一碰到，就会触发地雷，被炸身亡。

布拉纳和两名队员心中的怒火愈来愈强烈，恨得咬牙切齿。他们中了敌人的埋伏，亲眼看到了战友被炸死的悲惨经过——但是，他们不会放弃。他们是突击队员，他们将会战斗到底，直到剩下最后一个人……

他们绕了一个大弯，迂回到敌人掩体的后边，向敌人的掩体悄悄靠近。

情报部门事先并没有告诉他们，本特在岛上布有埋伏。他们真是太草率

马虎了……

“他们在那里。”布拉纳小声地对两名队员说。

他们趴在灌木丛中，观察着前面的动静。在他们前面是一个洼地，敌人的掩体肯定就在那片洼地里。

“这帮臭猪！”汉内斯少尉猛地跳起来。“他们杀死了利维斯和杰斯特——我要为他们报仇！我要让他们偿还血债——”

“汉内斯！”布拉纳大叫。

与此同时，汉内斯被一股爆炸的气浪掀翻在地，发出一声惨叫。

布拉纳他们两个赶紧爬了过去帮助战友。但是，一切都已无济于事。汉内斯已被炸死了，两条腿也被炸没了。

布拉纳紧咬着牙。

他现在只有一条出路：进攻！

他们两人朝着他们估计敌人藏身的洼地猛冲过去。

但是，当他们冲到洼地边的时候，眼前的场景令他们俩大吃一惊。

洼地里空无一人，只有四个金属箱子，机枪的枪管从箱子里伸出来。

是自动射击系统。布拉纳顿时醒悟过来。

本特早已估计到会有人来进攻小岛，所以事先布置了埋伏！

“斯纳德！”队长大声说，“隐蔽！赶紧后撤！快——”

斯纳德转过身。“可是，头儿……”

“你没听见吗……还要我再说一遍吗？”布拉纳吼起来，“赶紧撤退……”

正当这时，四周灌木丛中突然发出一道道红光，漫无目标地扫过——是激光瞄准设备。

“斯纳德，卧倒！”布拉纳大喊一声，扑倒在烂泥里。

与此同时，又响起了猛烈的射击声。

听见布拉纳的喊声，斯纳德也赶紧卧倒，但还是晚了一点儿，中枪负伤。一颗子弹打在他的背上，另一颗击中他的腿部。

斯纳德发出悲惨的叫声。布拉纳向他爬过去，想帮助他。

枪声越来越紧，也越来越近。布拉纳不顾危险，仍然继续向前爬。他不能扔下自己的战友自己逃生。

又一颗子弹击中了斯纳德的头部。

“不——”布拉纳的喊叫声划过夜空。

这次行动彻底失败了，他的手下死了，全都死了！

布拉纳顺着一条小路飞快地向上跑去，他自己也觉得奇怪——自己居然没有被击中。

淡淡的月光照射在灌木丛中。夜光中，他突然发现前面有一个人。他下

意识地端起了枪。这时，他认出来，原来是自己人。

是米勒，正靠着一棵大树坐着。显然，他是受伤了。

“米勒，你怎么样？”

布拉纳弯着腰跑到米勒身边。这时，他发现眼前并不是他的手下，而只是一个面具。他大吃一惊。

“不——不——不……！”

诺顿·布拉纳跳了起来，出了一身的汗。他的心脏怦怦直跳。他觉得头昏脑涨。

原来，是一场梦。他做了一个噩梦。

自从两年前他带着突击队去那座小岛执行抓捕本特的任务以后，他做了很多次噩梦，每次都折磨得他痛苦不堪。

那是一次十分可怕的战斗。他的手下全都死了，自己却幸运地从岛上逃了出来——难道这是命运对他极大的讽刺吗？队员惨死，而只有他却躲过劫难！

事情已经过去两年了，但是，那天夜里的惨景，布拉纳仍历历在目，好像刚刚发生的一样。他总是感到心里十分恐慌，耳朵里还时常能听见重机枪的射击声、地雷的爆炸声以及战友们的惨叫声，还时常能闻见战火的硝烟味。所有这些，都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，历历场景出现在他的睡梦中。

从那以后，他的状况渐渐大不如前，只好回家，过去的生活也彻底改变了。一年以后，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离开了他。他们觉得，和一个抛下战友逃生的人生活在一起是一种耻辱。妻子为有这样一个丈夫，孩子们为有这样一个爸爸而感到难堪，无法忍受。

两年过去了。在这两年时间里，布拉纳每天夜里都被自己的噩梦惊醒。

在这两年时间里，他没有干任何工作。

他的上司让他暂时在家休养，直到身体康复为止。

但是，布拉纳非但感觉不到身体有所康复，相反，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糕。他的每一天都是在痛苦与自责中度过的。

行动失败后成立的调查小组最终确认，布拉纳对此次行动的失败没有任何责任，而应该归咎于情报部门的工作失误，他们没有给行动小组提供准确详细的情报。尽管如此，布拉纳还是觉得愧对自己死去的战友们。

布拉纳上尉呻吟着下了床，走到破旧的饭店房间里的洗手池边，往脸上泼了一些凉水。

马路对面的霓虹灯广告不断闪烁，透过房间的窗户照射进来。借助射进来的灯光，布拉纳在镜子里看着自己长满胡须的脸和毫无生机的眼睛。

他对自己都已经感到陌生了。

布拉纳无可奈何地走到墙角油漆剥落的五斗柜前，拉开了最上面的抽屉。

他迟疑了片刻，呆呆地看着抽屉里的那个暗无光泽的东西。

终于，他还是从抽屉里把那个东西拿了出来。

这是他过去曾经用过的那把手枪，手枪里仍然装着子弹——他从死亡之岛逃出以后，一直如此。

他慢慢地取出了手枪，把枪管伸进了自己的嘴里。现在，只要他的手指轻轻一勾，他的良心将不再承受痛苦的折磨，噩梦将不再重现，他将得到永远的安宁。他的食指慢慢弯曲，已经碰到了扳机，这是生与死的分水岭。

开枪呀！一个声音从内心发出。开枪吧，然后一切就都结束了！你早就不该活在这个世上了……

布拉纳持枪的右手开始抽搐。轻轻一勾，他只需要轻轻一勾……

但是，枪并没有响。布拉纳颤抖的手放下了手枪——和以前的无数次一样。

他不能这样做，他也不想这样做。并不是因为他惧怕死亡或者是认为自己的生命还有意义。他并不是一个想以此逃避现实的胆小鬼。

痛苦和悲伤就是对他的惩罚。他必须忍受这些。

华盛顿特区，政府办公区

“他们的基本情况就是这些。”

两个人面对面地坐在办公桌两边，其中一个人满意地点了点头，对另一个人说道。然后，他合上档案夹，还给了坐在他对面的那个人。

“我很满意。”他说，然后很惬意地吸了一口雪茄。“申请人都十分出色。”

“我费了很长时间，才终于找到他们。”另一个人脸上显得有些得意地说，“一个是年轻的冒失鬼，被 SWAT 解职，一个是因嗜酒如命而被撤职的中央情报局探员，还有一个是因为搭档的死而整天痛苦不堪，最后还有一个，是一名非常出色的士兵，由于精神受到很大的创伤，境况愈来愈差。”

“就像我刚才说过的——”那名抽雪茄的男人又重复了一遍，“他们十分出色——每个方面都是如此。”

“您感到满意，这太好了。”另一个人点点头。“那我们是不是现在可以实施下一步计划了？”

“是的。我们现在还需要一个——我们这个计划的负责人。”

“那两个人已经知道了吗？”

“他们对此还一无所知。但很快他们就会得到这个消息。这将改变他们的